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参考資料选輯

第二輯 下冊

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

1957年12月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参考資料选輯

第二輯下冊

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

1957年12月

目 录

郭沫若：駁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綱領（1957年7月5日在第一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	609
郭沫若：我們堅持文物事業的正确方向（1957年9月16日 在文物界反右派分子座談會上的發言紀要）	618
郭沫若：社会科学界反右派斗争必須进一步深入（1957年9月18日 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談會上的講話）	622
范文瀾：走火和放火	631
楊显东：党是引导我們向科学进军的最英明的指揮者 （1957年7月18日在第一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	635
胡 繩：絕不允許资产階級社会科学复辟（1957年7月15日在第一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	640
胡 繩：爭取無产階級世界觀的徹底胜利（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 座談會上的發言）	648
于光远：發展我国科学事業的兩条道路	662
于光远：我們对资产階級“社会科学”的态度	672
李 达：批判費孝通的买办社会学	679
严中平：资产階級“社会科学”搬到中国以后	698
翦伯贊：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	708
陶希晋：法律界的斗争	716
韓幽桐：粉碎法学界右派分子的复辟企圖	724
吳德峰：法学界反右派斗争必須进一步深入开展（在中国科学院 召开的座談會上的發言）	729
徐 平：为什么只要法律不要政策？	733
王 水：駁“無法可依”和“有法不依”	736
魯 影：誰說工农审判員不懂法律？	742
專門拆社会主义大厦的“工程技术專家”——雷天覺	744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 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	746
丁陈集团参加者 胡风思想同路人 馮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	754
周揚同志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第二十七次 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57年9月16、17日)……	761
錢俊瑞: 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事业(1957年8月13日 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768
錢俊瑞: 大大加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1957年9月17日在中共中国 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775
邵荃麟: 文艺上两条路线的大斗争……	785
邵荃麟: 斗争必须更深入! (1957年9月17日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 党组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797
郭沫若: 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人 (1957年9月17日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811
茅 盾: 明辨大是大非, 继续思想改造(1957年9月17日在中共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818
周建人: 论作家的品质……	823
曹 禺: 灵魂的蛀虫……	827
冬 今: 一举成名了不得……	831
何其芳: 馮雪峰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想 (1957年8月16日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834
歐陽予倩: 讓吳祖光在太陽照耀下現出原形(1957年8月9日在 中国剧协、中国影联批判吳祖光右派言行座談会上的发言)……	848
康 濯: 能够“放心”和“容忍”么? ……	847
一个青年作者的堕落(批判刘紹棠右派言行大会的报导)……	850
茅 盾: 我們要把刘紹棠当作一面鏡子(1957年10月11日 在批判刘紹棠大会上的讲话)……	858
严文井: 刘紹棠反对的究竟是什么?(1957年10月7日在批判 刘紹棠大会上的讲话)……	862

周信芳、袁雪芬：戏曲演員要在反右派斗争中鍛煉自己，考驗自己
(1957年7月11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上的联合發言)……873

* * *

“解放日报”社論：深入开展办报路綫問題的辯論 ……879
沙 英：列宁的办报原則“过时”了嗎？ ……884
安 崗：駁“新聞自由”的謬論 ……889
安 崗：駁“封鎖新聞”之說 ……896
甘惜分：報紙是階級斗争的銳利武器 ……900
李 章：我們和新聞界的右派分子爭論什么？ ……906

陈克寒：出版工作必須实行計划化 ……913
倪子明、王城、王仿子：什么是我国出版事業的傳統 ……918
梁純夫：曾彥修企圖恢复資本主义的出版自由 ……923
林 今：右派分子为什么提倡办“同人出版社” ……927

* * *

賽福鼎：“用衣襟遮沒不了太陽”(任何抹煞人民的巨大成績
的打算都是愚蠢的)(1957年7月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 ……931

帕提汗·苏吉尔巴也夫：社会主义是新疆各族人民唯一正确的
道路(1957年7月12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 ……938

奎 璧：从內蒙古的情况看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1957年7月13日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 ……942

阿沛·阿旺晋美：西藏一年来的成就(1957年7月11日在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 ……948

孙殿才：党的民族政策又一輝煌胜利(1957年7月13日在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 ……952

* * *

錢俊瑞：从右派反苏罪行說到资产階級民族主义 ……956

于光远：認真學習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历史經驗(紀念十月革命
四十周年) ……963

姚溱、王力：無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偉大胜利(庆祝偉大的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	977
* * *	
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础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并举	991
“統計工作通訊”資料室：我国社会主义工業化的概況	998
李 峰：七年比一百年（“算帳”备忘录）	1019
田 林：补七年比一百年（“算帳”备忘录之二）	1023
二十七年来上海市工人生活水平的变化	1028
—————	
“教学与研究”社論：認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1087
鄒魯風：吳景超等右派分子的兩個反动方案注解（1957年7月 20日在批判右派分子吳景超大会上的發言）	1095
章罗联盟对高等学校党的領導的猖狂进攻	1110
若 素：揭露李景汉恢复資产階級社会学的陰謀及其社会調查 的反动實質（1957年8月8日在批判右派分子李景汉大会上的發言）	1117
王 南：批判葛佩琦、王德周	1125
王 南：駁斥許孟雄关于我国外交政策的反动言論（1957年7月 29日在批判右派分子許孟雄大会上的發言）	1151
孙映通：林希翎販賣的是什麼？	1155
許征帆：林希翎論战手法的批判（1957年5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學 “自由論壇”上的發言）	1166
苏 星：批判賀安的反社会主义言論（1957年6月22日在“賀安的关于 三害产生的根源及根除三害的措施”辯論会上的發言）	1176
吳大現：賀安想掩飾自己的反动政治立場的手法是騙不了人的 （1957年6月28日在“賀安思想批判大会”上的發言）	1183
王方名：賀安“建議”的思想實質及其論証方法（1957年6月28日 在“賀安思想批判大会”上的發言）	1188
一貫仇恨党和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李德	1197
俞聖祺：中国人民大學中的資产階級右派分子的 初步分析	1202

駁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綱領

(1957年7月5日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郭沫若
中 國 科 學 院 院 長

周恩來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全面地總結了我們國家在過去一年來的偉大成就和豐富經驗，嚴正地駁斥了右派分子的種種荒謬言論，并在其中解答了科學界普遍關心的有關科學工作的問題。我完全擁護周總理這個報告和其他各項報告。

現在請允許我就有關科學工作的問題作一點補充的說明。

**廣大科學家積極進取，願為偉大建設事業服務，
并且對科學工作提出積極的批評和建議**

我國的科學事業，解放以來逐步呈現出了繁榮的景象。廣大科學家的精神是積極進取的，願意貢獻自己的力量為國家的偉大建設事業服務。去年中國共產黨中央提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以後，科學家們更表現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空前的積極性。有不少的人參加了發展科學的遠景規劃的制訂，并且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同時，中國科學院、高等教育部和國家其他部門以及地方黨政領導機關，對於科學工作都給予了進一步的重視和支持，這就使得我國科學事業，在很短的時期內，獲得了顯著的發展。

在科學事業大踏步前進的途中，自然會出現許多問題和困難，需要人們去解決。毛澤東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所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使科學家們獲得了正確解決這些問題的犀利的思想武器。在學習毛主席的報告的基礎上，中國科學院和其他科學機關在四月間，接連召開了一系列的、有許多科學家參加的座談會；五月下旬，中國科學院召開了學部委員會第二次

全体會議；六月中旬，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了第四次扩大會議。在这些會議上，科学家們就如何进一步發展我国科学事業的問題，进行了热烈的討論，同时对科学工作也提出了大量的積極的批評和建議。这無疑对于克服缺点和改进工作是有極大好处的。

当然，不能設想，所有的批評意見都一律正确。事实上，在我們科学家中还存在着一些程度不同的錯誤的看法和想法。例如，我們認為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科学工作应当有計劃有领导地进行，进行科学研究应当根据国家建設的需要与个人專長和志趣相結合的方針，并应当以服从国家需要为原则。但有些科学家却認為科学工作可以不需要計劃和领导，科学研究可以不和国家的各項建設工作相結合，他們主張在科学研究上的絕對的个人自由，要為科学而科学。此类錯誤意見之所以产生，是有它的主觀和客觀的根源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科学工作的原則，对一部分科学家來說，还很习惯。一部分科学家对我国科学工作的实际情况也还不很了解，对于在工作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还不知道应当怎样采取正确的方法来解决。因此，一些錯誤思想的产生，是不足为奇的。如大家所知，党和政府正在和科学家一道，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来逐步解决最近一个时期出現的有关科学工作的一些思想問題和实际問題，以便把工作推向前进。

右派分子企圖夺取科学工作的領導权，所謂关于 科学体制的意見書就是这种惡毒企圖的供狀

然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却乘机利用一部分科学家的錯誤思想，向党和政府大肆进攻，企圖夺取科学工作的領導权，并且引导科学家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章伯鈞等人的主使下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临时小組名义提出和發表了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問題的几点意見”，就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这种惡毒企圖的一个供狀。

右派分子所謂“保护科学家”的口号不外是

离間科学家同党和政府的关系

这个意見書中提出了所謂“保护科学家”的口号。这显然是企圖造成一种印象：我国科学家受到威胁，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护”。事实上有人說过这样的話：“解放以来，中国知識分子遭了浩劫。”他們这样不顧事实危言聳听的目的，不外是想离間科学家同党和政府的关系，引誘他們走上錯誤的道路。

多数科学家，从親身的經歷中，已經發表了公正的意見。他們深深地感到，党和政府，是尊重、爱护和信任科学家的；党和政府也不斷地在努力为科学家准备尽可能良好的工作条件。他們認為解放以来几年間在党和政府領導下的中国科学事業的發展抵賽过以往年代的几十年、几百年。事实也正是这样。

以科学事業的經費为例，中国科学院的經費开支，以一九五零年为一百。一九五三年即这到一千零三十五。一九五六年更这到二千零六十二。絕對数值为六千六百七十四万元。而在抗日战争以前的一九三六年，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每年經費合起来不超过四百万元。高等学校的經費开支中專門用于科学研究的部分近年来也有很大增長，仅仅高等教育部分分配給各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經費，如以一九五五年为一百。一九五六年即为八百一十一。一九五七年更达到一千三百五十一。絕對数值为一千万元。

再以进口外国科学書刊的情况为例。一九五六年轻購买資本主义国家書刊所支出的外匯即为一百八十万英鎊，一九五七年略有縮減，但仍这到一百五十万英鎊。这个数字，比日本、印度、苏联进口的数字都大。以一个研究所为例：前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有圖書兩千余冊，杂志三十四种；而現在新建的化学研究所即已經拥有圖書一万四千八百余冊，杂志八百二十五种。

在这些数字面前，凡是正直的科学家，誰能够不承認党和政府在保障科学家的工作条件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呢？

自然，我們國家的建設事業十分繁重，人手既少，基礎不強，財力又並不充裕，在保障科學家工作條件方面，我們一時還不能做到事事令人滿意的地步。我們還有許多缺點、錯誤和努力不夠的地方，今後應當努力克服和改進。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把這一方面的工作是當做經常的重要任務來處理的，最近一個時期以來，在這方面已經進行了大量的工作。這些情況，右派分子並不是不知道，但他們有意抹煞事實，裝出一付悲天憫人的樣子，大聲疾呼“保護科學家”，他們的用心不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的嗎？

民盟中央科學規劃臨時小組的意見書是一個徹頭徹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工作綱領。

右派分子反對黨和政府的科學工作方針，企圖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科學工作的社會主義性質

在科學工作的組織和領導問題上，意見書中提出了同黨和政府的方針正相對立的主張。黨和政府的方針是，科學研究工作要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意見書中對於這一點一字不提。黨和政府的方針是，科學研究要有計劃的進行，要“重點發展，相應照顧”，意見書則主張不要計劃，不要重點，分散地、自發地進行。黨和政府的方針是，科學研究要有統一的學術領導，要有帶領整個科學工作前進的“火車頭”，意見書則主張不要統一的學術領導，不要“火車頭”。

科學研究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是我國科學工作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基本特徵，也是我國科學工作區別於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工作的基本特徵。一切愛國的科學家是懂得這一點的，是願意這樣做的。右派分子卻企圖引導科學家離開國家建設的需要，其目的便是要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科學工作的社會主義性質。

為了適應國家建設的需要，我們必須從我國科學工作的現有基礎出發，有計劃有重點地適當集中、密切協作，迅速加以發展，使之徹底改變向來同國家建設需要不相適應的狀況，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但是，意見書中卻主張一切“研究工作”和“經

費”都應該“就人”而安排，即是反对重点發展，反对必要的集中，反对發展新的部門和機構，主張那些服从国家需要改換了工作崗位的科学家回到“原来的研究环境”，即是反对科学家走上国家需要的新的重要崗位。他們之所以反对党和政府的这些措施，主張分散进行、自由發展，實質上就是不希望科学工作改变它不能适应国家需要的老路，不希望科学工作为国家的建設事業作出应有的贡献。

意見書中特別反对对科学工作的統一的学术領導，反对科学工作中的“火車头”。大家知道，能够把全国的科学力量組織成为一个統一的队伍，發揮巨大的力量，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在發展科学事業上的优越性的具体表现，是为資本主义制度下的任何国家所不能做到的。我国科学工作几年来的實踐証明，要統率和指揮这样一个統一的科学队伍，就必须有一个統一的領導，有一个“火車头”。周恩来总理去年在关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报告中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最近国务院科学規劃委员会第四次扩大會議也重新肯定了这一点。右派分子認為这样規定的“火車头”是“主观的先行規定”。他們主張科学事業的各自为政，实际上就是要使科学工作陷于無政府状态。

反对科学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反对有計劃有重点地發展科学工作，反对对科学工作的統一領導，其結果就是要使我国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發展科学事業，就是要使我国科学工作長期停留在落后的状态。我相信，我国絕大多数科学家是絕對不能同意右派分子的这些倒行逆施的主張的。

右派分子“一視同仁”的口号是对青年的挑撥和欺騙

在培养新生的科学力量的問題上，右派分子提出了一个所謂“人民內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視同仁”的号召，并且指責說：“过去在升学、升級、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強調政治条件的偏向”。他們企圖以資产階級虛偽的“平等”觀，在青年中进行挑撥和煽動，指望造成一部分青年对党和政府不滿。

不錯，在高等学校招考新生的規定中，对于五种考生是要給予

在成績与一般考生相等时优先录取的待遇的。这五种人是：（1）少数民族学生；（2）华侨学生和港澳学生；（3）工人、农民，工农速成中学本年畢業生，工农干部；（4）复員建設軍人和轉業軍人；（5）革命烈士的子女。

这样的待遇能够說是不平等嗎？不能够。如果要“一視同仁”，那倒真正是不平等了。先說工农学生吧。大家知道旧中国在反动統治之下，工农子女被剝夺了受教育，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現在，反动統治已經推翻了，对于这个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狀況，难道我們不應該尽最大力量来加以改变嗎？应当指出，在这一方面，我們一直到現在，都还没有完全消除旧社会留下来的不平等現象。为了說明这一点我要举出这样几个百分比。

高等学校一九五六年九月在校学生中，工农成分只占34.29%，同一期間在校的研究生中，工农成分只占17.46%。中国科学院現在在学的研究生中，工农成分只占5.92%。据1952—1956年留苏預备班資料，留苏学生中工农成分只占30.1%。这些数字，告訴了我們：現在受国家培养的青年科学干部，工农成分只占少数，而资产阶級、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則仍然占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右派分子还提出所謂“一視同仁”的口号，他的欺騙和挑撥性質不是十分明显的嗎？

对于少数民族学生，他們同样是在反动統治下被剝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的，对于回国求学的华侨和港澳学生，对于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的子女，要給以必要的照顧，这是千應該、万應該的事，我在这里不准备多說。

右派分子还有一种挑撥性的說法，据說在培养青年科学干部上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員享有“特权”。这也是所謂“一視同仁”的口号的一个思想背景。这事实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露骨的表现。他們娓娓一点說，便是“片面強調政治条件”。在这一点上，我認为是不能讓步的。在选拔青年科学干部上，政治标准必須坚持，这是一点也不能动摇的。国家所需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建設人才。共产党

員、共青團員如果符合选拔的标准，包括政治的和業務的标准，就应当多多选拔。共產黨員多，共青團員多，這在我們看來正是好事，而在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看來却是坏事。右派分子之所以極盡其排斥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之能事，是他們的階級本質所決定的。排斥工农、排斥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其目的就在於改變我國科學技術後備隊伍的階級成分和政治質量。右派分子是在企圖偷天換日。

自然，對於非工农出身的，非黨非團的青年，黨和政府同樣是十分愛護和盡力培養的，決沒有也不會對他們採取歧視和排斥的態度。以中國科學院現在在學的研究生為例，其中地主、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即占41.4%，非黨非團的即占37.9%。思想是可以改造的。一切非工农出身的和非黨非團的學生，只要自己願意，都能把自己培養成為忠於社會主義事業的專家，同工農子弟和黨團員一樣為國家貢獻自己的力量。

右派分子企圖用“恢復”資產階級社會科學 的辦法來反對馬克思主義

在社會科學方面，意見書提出了“首先改變對待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態度”和“恢復”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意見。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實際上就是說，我們首先要去發展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而不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這個意見是能夠接受的嗎？

社會科學有鮮明的階級性。資產階級的所謂社會科學，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反映，是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資產階級雖然很早以來就建立了“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等形形色色的所謂社會科學，但是資產階級由於歷史的局限性，從他們狹隘的階級利益出發，不可能真正科學地闡明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解決種種複雜的社會現象。因此，從根本上說來，所謂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實際上是不科學的。人類歷史和社會現象的研究，真正成為科學，是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里才開始。馬克思和恩格斯實現了社會科學上的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反資產階級學者唯

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把社会經濟形态的發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关系。这才为真正的社会科学奠定了基础。

解放以来，我国社会科学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队伍，比解放以前扩大得多了。这是因为在革命胜利以后，經歷了几次偉大的社会改革运动，特别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义思想运动，在我們的社会科学家中，有許多人逐漸拋棄了原来的資產階級思想观点，接受了馬克思主义，而同时大批年青的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又从各方面成長了起来，因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获得了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当然，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的发展，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設的需要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最根本的弱点是，我們的社会科学队伍中，能够真正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主义来研究學問的人还是太少。在对資產階級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中，我們表现出不够有力。因此，在我看来，今后为了發展社会科学，首先的任务就在于繼續扩大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队伍，提高馬克思主义的水平，而不是什么發展資產階級社会科学。那种“恢复”資產階級社会科学的主張，实际上是开倒車，反对用馬克思主义来研究社会科学。如果按着这个主張去做，其結果是削弱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而使資產階級唯心主义思想重新泛濫。当然，这是違反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家的願望的，也是違反建設社会主义的道路的。

意見書中还有这么一种論調，說“有人”認為“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創造，沒有可繼承的”。这是毫無根據的謠言。馬克思主义者一向主張繼承一切有益的文化遺產，这在毛澤东主席的許多重要著作和中国共产党的許多重要文件中，都有非常明确的指示。事实上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家都是十分尊重文化遺產的。只有那些被称为“穴居野人”的虛無主义者才主張拒絕一切文化遺產。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历史上一切知識的总结。只要讀过列宁的“馬克思主义底三个来源和三个組成部分”（“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一卷69—

74頁) 這一著名論文的人，誰都會十分清楚地知道這一點。所謂“從頭創造”的說法，不過是右派分子的一枝暗箭罷了。

當然，在文化遺產問題上，我們和某些人之間，是存在着原則上的分歧的。有一些人把資產階級的文化遺產奉為神聖，主張全盤接受，或者簡單地予以“恢復”，我們則採取批判的態度，謹慎地吸收其中積極的、有益的成分。要批判地接受文化遺產，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必須有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我們就會失去批判的能力，就無法接受有益的東西。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明白地指出：右派分子是和我們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場的。

章伯鈞等右派分子的陰謀真象大白，科學家們要對右派分子進行堅決的鬥爭，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和政府的周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民盟中央科學規劃臨時小組的“幾點意見”，實際上就是一個在科學工作方面的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綱領。這不是一個孤立的文件，而是章伯鈞等右派分子企圖奪取國家領導權，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領導權的陰謀的一部分。章伯鈞等右派分子為了奪取文教工作的領導權，在民盟成立的四個臨時工作組中，首先加緊“科學規劃組”和“高等學校黨委制組”的活動。光明日報在發表“幾點意見”的同時，還發表了短評，認為這是“為互相監督開拓了新路”。真是好一個向資本主義復辟的所謂“新路”！看來，這個“幾點意見”實際上就是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所“設計”出來的第一批貨色了。

現在這個陰謀已經揭穿，真象已經大白，右派分子指望在科學家中爭取大量群眾的幻想已經完全破滅了。事實證明，右派分子必然是標準的主觀主義者。他們對於自己作了過高的估計，對於群眾作了過低的估計。這就使得他們的一切不得不宣告完全破產。

中國科學家絕大部分是愛國的，是願意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所利用、所驅使的人畢竟只是少數。就是這少數叫嚷“保護科學家”的人，我們認為他們倒應該有必要自行保

护。他們應該赶快清醒起来，徹底清算自己的思想，分清敌我、明辨是非，同絕大多數的科學家們站在一道，堅決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我在这里想代表中国科學家們說一句話，也可以說等于宣誓，我相信科學家們是会同意的。我們中国科學家要長远地坚持自願自覺的思想改造，在对右派分子进行堅決斗争中，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更加緊密地團結在党和政府的周圍，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繼續前进。

(选自1957年7月6日“人民日报”)

我們坚持文物事業的正確方向

(1957年9月16日在文物界反右派分子座談会上的發言紀錄)

郭沫若

中国很早就有重視古文物的風气，研究古文物也有長远的历史；大致从汉朝起，人們就对出土的文物引起重視，有时封建皇帝获得一件古銅器，就改一次年号。在封建統治的时代，人們重視古文物，都把它当宝物，私藏壟断起来，作为古董供个人欣賞，成为一种古董趣味。这是一种坏風气。但也有好的一方面發展，那就是有人注意了对古文物的整理、研究。如許慎說文解字序：“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古代大文字学家許慎很能利用古器物上的銘文作文字变迁的研究。西晋时在汲县魏襄王的墓里發現了大批竹簡，当时即遭散失，但古代的學者們从剩余的竹簡中，整理出来好几种战国典籍，其中就有著名的“竹書紀年”。到了北宋时代，研究金石器物，已成为系統的學問，有一段光輝的成就，如呂大臨的“考古圖”和“宣和博古圖”，把古青銅器仔細地繪圖、測量、考釋銘文，有时联系到历史、地理。北宋以后，這門學問沒有得到發展。直到清代，研究金石之學復盛，并有新的成就，如吳大澂、孫詒讓、王國維，对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好

的成績。但是在旧社会里，这种研究，总是受到时代的限制。

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随着帝国主义在政治、經濟、文化的侵略，我国的文物也遭到他們蛮橫的搶劫。英、美、德、日等帝国主义国家，都搶走了我国大量的珍貴文物。一方面由帝国主义分子直接动手来盜取，例如敦煌的壁画，有的已被他們剝走；大同云崗、洛陽龍門等处的許多佛像，遭到断头折臂的破坏、盜运；西安著名的石刻唐代昭陵六駿，被美帝偷运去二匹，还有四匹也已被打破成几段，准备偷运，被当地人民攔住，未及运走。

还有我們国内的一些唯利是圖的民族敗类，他們勾結帝国主义分子，把大批文物卖给外国。如殷周青銅器，善本古書等等，其中有不少都卖给美国。美国的文化特务竟恬不知耻地說：“以后要研究中国學問的人，恐怕非到美国来不可了”。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分子和民族敗类的内外夾攻之下，祖国地上地下的珍貴文物，遭到了大規模的破坏，卖到外国的古文物，不可計量，真是空前未有的浩劫。

历史上許多封建王朝也曾严重地破坏文物，封建統治者有时把出土的古物，視為不祥之物，大加毀損；如北周时曾將大批銅像器物毀廢；有的王朝也因为排斥佛教的关系，破坏了许多寺院和佛像、碑幢。現在各地常有大批殘破不全的佛像出土，就是証明。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使人民从長期被奴役的境遇中解放出来，人民把国家的事，看成自己的事，劳动热情，空前高漲，生产力得到了解放，这是一种比原子能还强大的力量。解放几年来，国家各种建設事業突飞猛进，例如長江大桥，原定1958年才能完工，今年就可通車了，并且还节约了經費三百万元。党在各方面的建設成績，摆在我們面前，大家有目共見。文物事業在党的领导下，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首先，党和政府頒布了一系列的文物保护法令，防止了珍貴文物人为的流失和破坏；其次，随着国家基本建設的發展，地下丰富的博物館、文物倉庫陸續被打开，出土文物，为